

不事雕琢的文字蕴含着赤诚的感情
诗书尺素间映照出明净的灵魂

梁实秋
著

雅舍随笔

平实中流露真性情的经典随笔

梁实秋
雅舍全集
珍藏版

梁实秋 著

雅舍随笔

平实中流露真性情的经典随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舍随笔 / 梁实秋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12
(含章文库·雅舍全集)
ISBN 978-7-214-16305-9

I. ①雅… II. ①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1632号

书 名 雅舍随笔

著 者 梁实秋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凤凰含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6305-9
定 价 29.8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文简意深 | 001 |

-
- 莎士比亚与性 / 003
莎翁夫人 / 007
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 009
亚瑟王的故事 / 012
布道书 / 014
玛丽·兰姆 / 017
尘劳 / 020
拜伦 / 023
沙发 / 028
斯威夫特自挽诗 / 031
约翰逊的字典 / 035
桑福德与墨顿 / 041
《造谣学校》 / 044



奥杜邦 / 047
林肯告别春田 / 049
沉默的庞德 / 050
《大街》 / 051
纳什 / 054
布劳德斯基的悲剧 / 055
《曾孟朴的文学旅程》 / 058
《登幽州台歌》 / 061
《词林摘艳》 / 064
《传法偈》 / 067
《饮中八仙歌》 069
陶渊明“室无莱妇” / 071

读杜记疑 / 073
剑外 / 080
唐云麾将军碑 / 082
金缕衣 / 084
悬记 / 086
竹林七贤 / 087
管仲之器小哉 / 089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 / 091
生而曰讳 / 093
复词偏义 / 095
海晏河清图 / 097
孝 / 100

第二辑

笺短情长 | 103 |

旧笺拾零 / 105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 112
写给林海音女士的信 / 114
写给陈秀英女士的信 / 118
写给聂华苓女士的信 / 123
写给小民女士的信 / 127
写给林芝女士的信 / 128
写给方仁念女士的信 / 131
写给刘英士先生的信 / 132

写给孙伏园先生的信 / 134
写给舒新城先生的信 / 135
写给刘白如先生的信 / 138
写给张佛千先生的信 / 141
写给余光中先生的信 / 144
写给陈祖文先生的信 / 146
写给吴奚真先生的信 / 149
写给蔡文甫先生的信 / 151
写给夏菁先生的信 / 153

写给梁锡华先生的信 / 155
写给沈苇窗先生的信 / 158
写给缪天华先生的信 / 159
写给罗青先生的信 / 160

写给陶龙渊先生的信 / 162
写给黄天白先生的信 / 163
写给江新华先生的信 / 164

第三辑 诗雅心幽 | 165 |

重聚之瓣（摘录数段） / 167
春天的图画（十首之二） / 172
二十年前 / 173
对墙 / 174
送一多游美 / 175
答一多 / 179
寄怀一多 / 181
荷花池畔 / 183
没留神 / 184
一瞬间的思潮 / 185
冷淡 / 186
蝉 / 187
疑虑 / 188
旧居 / 189
秋月 / 190
梦后 /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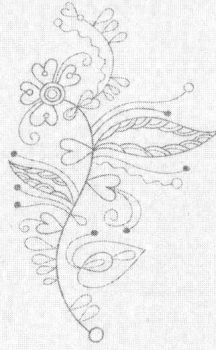
荷花池畔 / 194
幸而 / 197
早寒 / 198
小河 / 199
怀—— / 201
答赠丝帕的女郎 / 203
赠—— / 205
一九二二年除夜 / 206
尾生之死 / 209
梦 / 215
题璧尔德斯莱的图画 / 216
荆轲歌 / 218
海啸 / 225
海鸟 / 227
REPLY FROM A “CHINEE” / 230



第一輯

文簡意深







莎士比亚与性

一位著名的伊丽莎白文学专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说：“莎士比亚是最富于性的描述的伟大英文作家。他毫不费力地，很自然地，每个汗毛孔里都淌着性。”这位六十七岁的英国学者劳斯又说：“在莎氏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集中注意力于女人身上，所以他创造出一系列的动人的文学中的女性。同时，有人坚信莎士比亚作品乃是培根或玛娄或牛津伯爵所作，其说亦显然是狂妄，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同性恋者。”“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研究上甚为重要，他是非常热烈的异性恋者——就一个英国人身份而言，也许是超过了正常的程度。”

西雅图《泰晤士报》于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亦刊有一段类似的电讯：

性与诗人

现代的色情作家会使莎士比亚生厌

伦敦美联社讯——想找一本色情的书吗？不必注意目前充斥市场的淫书，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吧。

这是两位文学界权威的劝告，他们说这位诗人的十四行诗集有的是猥亵的描写。

伦敦《泰晤士报》今天发表了这两位戏剧专家的意见，宣称莎士比亚是英文中最富色情的作家。

莎氏传记作者牛津大学的劳斯博士说，莎士比亚“从每一个汗毛孔淌出色情”。

劳斯引述《莎士比亚的猥亵文字》作者帕特立芝（Eric Partridge）

的话，说莎氏是“一位极有学识的色情主义者，渊博的行家，非常善于谈情说爱的能手，大可以对奥维德予以教益”。

但是专家们说，把淫秽部分发掘出来不是容易事。

莎士比亚的色情描述通常是隐隐约约的，使用文字游戏来表达，需具有精通伊丽莎白英文能力的学者才能欣赏。

劳斯说，莎氏是“非常热烈的异性爱者——以一个英国人身份来说，可能是超过了一般常态”。

劳斯的文章是为纪念一五六四年诗人诞辰纪念而作，立即引起争论。

“大诗人是色情狂吗？”《太阳报》的一个标题这样问。

莎士比亚学会秘书Gwyneth Bowen说：“胡说！其他大部分伊丽莎白作家比他的色情成分要多得多呢。”

看了以上两段报道文字，不禁诧异一般人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是这样的浅薄。戏剧里含有猥亵成分是很平常的事，中外皆然。尤其是在从前，编戏的人不算是文学作家，剧本不算是文学作品，剧本是剧团所有的一项资产；剧本不是为读的，是为演的；剧本经常被人改动有所增损；剧本的内容要受观众的影响。所以，剧本里含有猥亵之处，不足为奇。看戏的人，从前都是以男人有限，而且是各阶层的男人都有。什么事情能比色情更能博取各色人等的会心一笑呢？不要以为只有贩夫走卒才欣赏大荤笑话，缙绅阶级的人一样喜欢那件人人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事，平素处在礼法道德的拘束之下的人，多有忌讳，一旦在戏院里听到平素听不到的色情描写，焉能不有一种解放的满足而哄然大笑？我们中国的评剧，在从前没有女性观众参加的时候，有几出戏丑角插科打诨之中，猥亵成分特多，当时称之为“粉戏”，以后在“风化”的大题目之下逐渐删汰了比较大胆的色情点缀。《莎氏全集》，一八一八年包德勒（Thomas Bowdler）也曾加以“净化”，删削了一切他认为淫秽的词句，成了“每个家庭



里皆适于阅读”的版本。不过至今我还不能不想到那些所谓的“粉戏”。至今似乎没有人肯购置一部包德勒编的《莎氏全集》放在他的家里（事实上这个版本早已绝版）。

若说莎士比亚作品最富色情，似亦未必。十四行诗第一百二十九首是著名的一首，以性欲为主题，表现诗人对于性交之强烈的厌恶，我的译文如下：

肉欲的满足乃是精力之可耻的浪费；
在未满足之前，肉欲是狡诈而有祸害，
血腥的，而且充满了罪，
粗野无礼，穷凶极恶，不可信赖
刚刚一满足，立即觉得可鄙；
猎取时如醉如狂；一旦得到，
竟又悔又恨，像是有人故意，
布下了钓饵被你吞掉。
追求时有如疯癫，得到时也一样；
已得，正在得，尚未得，都太极端，
享受时恍若天堂，事过后是懊丧；
这一切无人不知；但无人懂得彻底，
对这引人下地狱的天堂加以规避。

诗写得很明显，其中没有文字游戏，亦未隐约其词，但是并不淫秽。我记得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有一首《新婚之夜》（*Nuptial Night*），也不能算是色情之作。

莎氏剧中淫秽之词，绝大部分是假借文字游戏，尤其是所谓双关语。朱生豪先生译《莎士比亚全集》把这些部分几乎完全删去。他所删的部分，连同其他较为费解的所在，据我约略估计，每剧在二百行以上，我觉得很可惜。我认为莎氏

原作猥褻处，仍宜保留，以存其真。

在另一方面亦无须加以渲染，大惊小怪。



莎翁夫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报载：

【合众国际社英国斯特拉福顿二十二日电】今天一场大火烧毁了莎士比亚夫人童年故居的三分之一，但官员们希望能在明年游季以前，及时修复损坏部分。

莎士比亚纪念中心主任福克斯说，调查证明火灾是因电线走火而起，他又说，纵火的可能性“并未排除”。

福克斯称赞救火员，拯救了一座最具历史性，保存了五百年的茅草屋顶的农舍，该农舍自一八九二年来，一直为英国重要的名胜。

据推测，在十六世纪末期，哈撒韦小姐嫁给莎士比亚以前，一直居住在那里。

每年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参观该农舍。

莎翁夫人安娜·哈撒韦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比莎士比亚大八岁。莎氏在《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景写下这样的句子：

女人永远要嫁一个比她大些的，她才能适合他，才能在她丈夫心里保持平衡。……女人像玫瑰，美丽的花儿一经盛开立刻就谢。

这一段话也许是有感而发的吧？莎氏夫人在婚前就已怀孕，所以在降临节（Advent）前几天匆匆忙忙地请求教会举办手续，而且迫不及待地请求特准免去

三次预告的手续，因为降临节一开始直到封斋期是不准结婚的。在伊丽莎白时代，订婚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婚礼是可以暂缓举行的，所以在婚前的性关系并不违法，但与善良风俗究竟不合，而且在双方心理上将永远是一个负担，会觉得婚姻（至少那婚礼）是被逼迫举行的。哈撒韦一家人有清教的倾向，清教徒厌恶剧院，而莎士比亚正好走上戏剧一途，不仅是作者，而且是演员，这志趣的不调和，在婚姻上必有很大影响。所以莎士比亚一去伦敦，二十余年从来没有把妻子接到城里去同居——这是不寻常的事。莎氏在伦敦黑僧剧院附近置产，想尽方法使之将来不至于落入妻室之手。莎氏遗嘱留赠给妻的东西是“我的次好的一张床”，即他死时睡着的那张床。有人说“次好的床”表示亲热，因为那时代家中最好的床通常是预备给客人睡的。但是遗嘱里他对他的妻没有任何亲热的字样。这一段婚姻是不幸的。不过，古今中外文人的婚姻有几人是十分理想的呢？



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所谓时代错误（anachronism）即把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东西于其尚未出生、尚未发生或尚未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予以陈述或提及。在一个人已不存在的时候而误以为他尚在人间，这当然也是时代错误。文学作品里这是常见的事，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有时亦不能免。莎士比亚当然不是例外。且举一些例子如下：

《冬天的故事》里提到雕刻家朱利欧·拉曼诺为赫迈欧尼画像的事，按拉曼诺卒于一五四六年，和《冬天的故事》时代相距有一千六百多年之遥。这一错误近似“宋版的康熙字典”了。在这出戏里我们知道赫迈欧尼的父亲是俄罗斯的皇帝，但是这故事的背景是放在耶稣纪元以前，彼时俄罗斯尚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哪里能有皇帝存在？这个故事既然是发生在耶稣诞生以前，如何可以提到“清教徒”“原始罪”“犹大卖主”“圣灵降临节”？

《尤利乌斯·凯撒》一剧里也有严重的时代错误。布鲁特斯一派的人定钟鸣三声为分手的时刻。钟而能鸣，当然是自鸣钟。这样的钟是很晚近的事。自鸣钟的发明只有三百多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玛窦来献自鸣钟，秘不知其术，大钟鸣时，正午一击，初未二击，以至初子十二击；正子一击，初丑二击，以至初午十二击。小钟鸣刻，一刻一击，以至四刻四击。”按万历二十八年为公元一六〇〇年，利玛窦以钟来献，想来钟在彼时尚是新奇之物，距新发明当不甚远。凯撒卒于纪元前四十四年，距自鸣钟之发明当有一千六百多年。故凯撒时代的人不可能知道有自鸣钟其物。那个时代报时的工具应该是“漏”，水漏。还有，剧中提到布鲁特斯“读书时把书页折了一角”。按罗马时代的书只有“卷”而无“页”，故书页折角乃绝无可能之事。

《伯利克里斯》剧中提到“手枪”。按手枪始创于意大利，约在十九世纪中

叶。伯利克里斯是纪元前五世纪希腊政治家，在这样古的时代怎能说到手枪？

《泰特斯·安庄尼克斯》剧中萨特奈诺斯与塔摩拉结婚前发誓说：“牧师与圣水就在近边……”按牧师与圣水为天主教堂举行婚礼时所必需，而此剧背景是在罗马时代，与天主教堂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又，此剧中之陆舍斯扬言要“砍下‘俘虏们的’肢体，放在柴堆上燔烧……祭奠我们的弟兄们的亡魂”。按罗马一向没有燔祭人肉的习惯，罗马人固然强悍残忍，但是杀死俘虏燔其肢体以飨阵亡将士之灵，罗马文化中尚无此一项目。

《考利欧雷诺斯》剧中拉舍斯赞美马尔舍斯之勇敢善战曰：“凯图理想中的军人。”按凯图生的那一年，考利欧雷诺斯已死去了二百五十五年之久。拉舍斯是考利欧雷诺斯同时期的人，如何能在他的口中说出凯图？莎士比亚此一错误亦有其根据，他根据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须知普鲁塔克的传记，是叙事体，作者以第三人的地位尚论古人，引用较晚的凯图的理想来赞美较早的马尔舍斯，固未尝不可。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戏剧，句句话都是对话，那便不可让拉舍斯口中吐出凯图这个人名。莎士比亚喜用普鲁塔克的文句，偶一不慎，遂生纰漏。

《亨利八世》剧中，诺佛克公爵对白金安公爵说：“法国破坏盟约，扣留英商货物。”按扣留货物一事发生在一五二二年三月，而根据历史白金安公爵已于前一年五月十七日被斩首。

《理查三世》二幕一景中格劳斯特乞求大家对他谅解，一位一位地数着，把乌德维尔大人、黎佛斯大人和斯凯尔斯大人当作了三个人。其实所谓乌德维尔大人，根本无其人。事实上王后的弟弟安东尼·乌德维尔即是后来的黎佛斯伯爵，亦即斯凯尔斯大人，一个人有两个勋衔，莎士比亚遂误以为是三个不同的人了。这倒不是时代错误，不过也是错误。

《亨利六世》上篇五幕四景约克称阿朗松为“声名狼藉的马基雅维利”，是把马基雅维利当作野心家的别名，因为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申述用人处事以及纵横捭阖之术，一般人（尤其是未读过其书的人）斥为有关霸道权术之作，不合于宗教道德之理想。但是《君主论》之刊行乃在一五一三年，而亨利六世在



一四七一年就死了！又，三幕二景琼恩对白德福公爵说：“你要做什么，白胡子老头儿？”按白德福即《亨利四世》中之兰卡斯特亲王约翰，为四世之第三子，死于一四三五年，时仅四十五岁，比琼恩还晚死四年，焉得称之为“白胡子老头儿”？又，二幕五景毛提摩临死前自述家世谱系，“从我母亲方面讲，我是老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之后”。按母亲是祖母之误。莎士比亚之所以有此误，乃由于叔侄同名为毛提摩之故。英国王家谱系甚为繁杂，有时很难弄得清楚。

《亨利四世》上篇三幕二景有“苏格兰的毛提摩”一语，怎么苏格兰又有一个毛提摩？原来是乔治·顿巴尔，只因他也拥有“玛尔赤勋爵”衔，故与英国的毛提摩相混了。

在地理方面莎士比亚也出过乱子。《冬天的故事》把阿波罗在Delphi的神庙说成在Delphos岛上，其实是在大陆上的Phocis。莎士比亚把阿波罗出生地Delos岛与Delphic神谕混为一谈了。这还不太严重，较严重而最成为话柄的是莎士比亚误以为波希米亚是一个滨海的国家，其实波希米亚在内陆，根本没有海岸。他这两个错误，都是沿袭格林的一篇散文传奇而以讹传讹。另一剧《维洛那二绅士》说起瓦伦坦由维洛那“搭船到米兰”也颇引人非议。有人为莎士比亚开脱，说那时候两地之间是有一条运河。其实这也是多余，因为剧中后来明说瓦伦坦是从陆路回来的。

以上举例，仅是其作品中一小部分的疵谬，不足为莎士比亚病。幸亏他的戏剧不是教科书，否则就难免误人子弟之咎，幸亏他的戏剧不是推行社会教育的工具，否则亦难免要遭受学人的非难。可是事实上，莎士比亚的戏早已成为许多学校的教科书，他的戏（尤其是历史剧）早已成为英国一般民众认识英国历史的主要工具之一。而戏中这许多瑕疵，还任由它谬种流传，没有人能成功地予以纠正，其故安在，可深长思。